

# 不能鬆懈的族語學習

緩められない民族語學習

Never Slack Off While Learning My Own Language

文：Pii葛翠怡（拉阿魯哇語師徒制全職學生）  
圖：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課堂即席閱讀。

**Though** our teacher fixed it in his mind that I should learn Hla'alua language, I did not take it seriously at first. Nevertheless, another teacher in our tribe got ill seriously, which made me start to realize that I should learn our language to undertake the cultural and language work. It's never easy to learn language. I kept telling myself not to be lazy because laziness leads to escapism. Therefore, I need to be diligent in learning Hla'alua language.

去年三月辭掉了教會幹事的工作，專心預備六月的族語課程，在這當中有很多的心理壓力與拉扯，對於自己的語言能力有很多的疑慮，我能學會嗎？我能做得到嗎？但是時間一到，我還是一個人開著車前往高中部落，踏上學習拉阿魯哇語的路程。從一開始完全不懂，到會念會拼在黑板上的單字。因為不懂意思，我只能求助同學，不好意思的一直詢問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這個單字在句子裡又不一樣了，他們都很有耐心一一為我解答，而我就一點一點的吸收語言及文化知識。

## 學習的契機

自那次和父親去醫院探訪游老師之後，得知這項計畫，而且游老師也希望拉阿魯哇族的四個社能各有一個人出來，而那瑪夏那爾瓦社的代表是我。當時以為自己會一直在教會服事，所以並沒有放在心上。後來因為原本在那瑪夏教拉阿魯哇語的老師身體狀況不好，讓我真實感受到那瑪夏師資的不足，才決定要加入計畫。從零開始的我，學習上真的很吃力，回家的時候也偷偷哭過幾次，也問過自己為什麼



期中評鑑與委員面談。

都學不會聽不懂不會說，但是哭完後我還是咬著牙，學不會就學到會、聽不懂就再問一次、不會說就逼自己勇敢開口，我不想放棄，所以遇到撞牆期或負能量時，就讓自己的大腦好好休息，不去思考任何事，只想著我學習語言為的是什麼，讓自己的心態回到最一開始學習的本心。

### 不能偷懶的文化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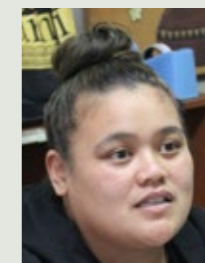
跟著游老師學習到的不只是語言、文化，還有對文化傳承的使命感，如果沒有這樣的心態，就沒有學習下去的動力了。這半年的時間，不敢說我會聽、會講，但是已經能從句

子當中的單字去猜這段話的意思，雖然只能用簡單的詞句去回應，但我知道我正在一點點的進步。我也一直告誡自己，對自己的語言、文化不可以懶惰，可以給自己放鬆及休息的時間但不可以懶，人只要一懶惰就會開始推卸責任、迴避問題，這是不被允許的。既然選擇的要走文化工作就更不可以懶惰。

學習一個語言，需要的是時間還有環境。我保持著這樣的想法，住在游老師家，讓自己生活沉浸在拉阿魯哇語言的環境之下，去吸收並觀察游老師的家人在家裡使用的單字和句子，也會和小朋友用族語對話，雖然都是很簡單的單字，卻可以很流利的跟他們對話，未來我也會更精進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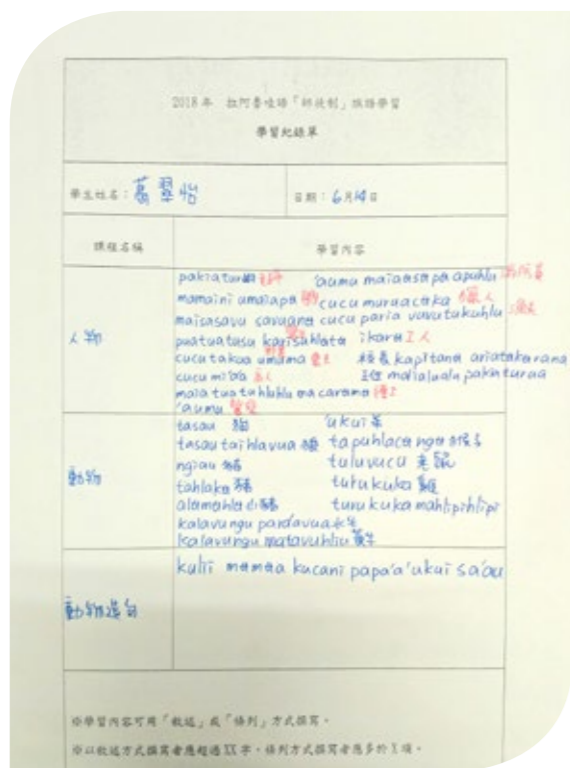
期中評鑑與委員面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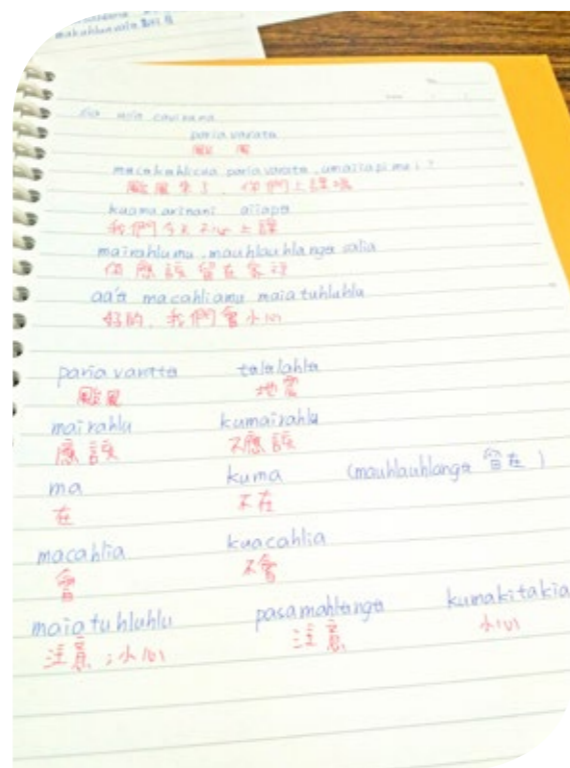
Pi'i  
葛翠怡

1992年生，拉阿魯哇族，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瑪雅部落人。畢業於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學系。現任師徒制全職學生。族語能力「中高級」通過。Pi'i was born in 1992. Hla'alua.

Live in Mangacun Community, Namasia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Graduated from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and Family Studies, Shu-Te University. Aboriginal Language Proficiency: High Intermediate.



手寫筆記。



手寫筆記。

### 編按

拉阿魯哇族今時能使用族語者少，師資難尋。本次計畫有一組全職師徒制一對三組合。三位學員程度不一，但授課老師上課嚴謹，每天上課8小時，學生絲毫不敢鬆懈。本文作者的族語能力是從零開始。為了要專心上課而從那瑪夏區搬到桃源區高中部落的老師家中，全天候跟隨老師學習族語。去年(2018)12月報考族語認證中高級通過。

### Editor's note

There are only a few can use Hla'alua and even harder to find a teacher. Their Master-Apprentice program is with 1 master and 3 apprentices, whose ability are different. However, the teacher is quite rigorous so the students also learn seriously. They take 8-hour class solidly. The author started from zero. In order to focus on learning, she moved to Ruhlucu, located in Taoyuan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to live with teacher and study all-day. She has pass the Aboriginal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High Intermediate level at the end of last year.